

美國大選現場：在威州最「種族主義」的小鎮，看美國政治的分裂

「他們兩個，一個以為我們痛恨所有人，一個以為我們甚麼都不要。」



2024年10月11日，威斯康辛南面的巴拉布（Baraboo）是大選風向標郡索克郡（Sauk County）的郡治，常住人口只有1萬3千。攝：陳婉容/端傳媒

大選年，真實的美國是什麼樣的？那些將決定選戰結果的搖擺州，到底在面臨怎樣的現實挑戰？而在美國的華人社群，又在怎樣關心和參與著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活？端傳媒推出了免費的2024美國大選新聞信，每週一、週四，無論你身在何處，都可以立即獲得來自美國選舉現場的一手資訊和紀錄。請[點擊訂閱](#)。

搖擺州裡的搖擺小鎮

巴拉布（Baraboo）本來應該寂寂無聞。

這個距離威斯康辛州府麥迪遜一小時車程的小鎮，是索克郡（Sauk County）的郡治，人口只有1萬3千，近9成是白人。小鎮中心有一座法院，以及一個不知名軍人的雕像，往開延伸的兩條路有二十多家商店和餐廳，當中有不成比例地多的古董舊物店，以及一家連我都買不到書的二手書店。貫穿小鎮的河邊有家馬戲博物館，因為巴拉布是19世紀世界三大馬戲團之一，玲玲馬戲團（Ringling Brothers）的發源地。我在10月初的一個周三抵達巴拉布的時候，正好遇上他們的農人市集：三個小攤檔一字排開，一家賣芝士、一家賣菜、一家賣花。

這個平凡的鄉郊小鎮卻不止一次登上新聞頭條。2018年，一張來自巴拉布的照片震驚全國：數十名巴拉布高中的少年穿戴整齊，胸前別著紅白襟花，在法院台階前拍照紀念高中畢業。但在攝影師發佈的照片中，他們當中絕大部分人都在把右臂舉過胸口，看似在行納粹禮；照片還加了一個井號：[#Barabooproud](#)（巴拉布的驕傲）。巴拉布因此聞名全國，美國民權組織（ACLU）發聲明譴責，還順便補了一刀，揭發在以白人為主的巴拉布高中，對少數族裔學生的欺凌常有發生。



Welcome to Baraboo  
@GoBaraboo



We even got the black kid to throw it  
up [#barabooproud](#)



11/11/18, 8:56 PM

2018年，美國2024年9月10日，美國威斯康辛州巴拉布（Baraboo）數十名巴拉布高中生在法院台階前拍照紀念高中畢業，期間看似在行納粹禮。網上圖片

2024年，巴拉布再度登上許多全國性報章。6月初，在一個高中畢業典禮上，一名白人家長在典禮進行到一半時，衝上台阻止女兒和學區督導（school district superintendent）握手，而那名督導是個黑人。在Reddit討論區，有人發文問：「難道半個巴拉布都是新納粹主義者？」有人答：「才半個？怎麼可能」、「他們不是納粹主義者，就是馬戲團小丑。」

巴拉布矚目，不止因為它「威州法西斯」的名號，也因為它是個大選風向標（bellwether）。從過去數次選舉看來，誰能贏索克郡，誰就能贏得白宮：2008和2012年，索克郡兩次投給奧巴馬，2016年，特朗普贏得了索克郡，同時贏得了民主黨以為志在必得的威斯康辛，「藍牆」應聲齊倒。2020年，拜登拿下索克郡和威州，民主黨重返白宮。

這個10月，我不是唯一一個來巴拉布採訪的記者，在一場難分軒輊的選戰中，所有人都想從這裡提早聞出端倪：到底誰會多贏那麼一點點？但在選舉前的二十多天，在兩黨都爭著做美國鄉郊代言人的時候，巴拉布的答案似乎是：兩個都這麼爛，還不如別投票。



2024年10月6日，美國威斯康辛州朱諾（Juneau）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在集會上講話時，一面美國國旗映入眼簾。攝：Brendan McDermid/Reuters/達志影像

## 爛蘋果與爛橙

上個月，60多歲的白人夫婦Louise和Gary在巴拉布西面的農莊家中，看總統大選辯論的電視直播。他們夫婦二人都沒有登記黨籍，但在許多議題和共和黨立場相對接近；Louise有多屆大選沒有投票，最近一次是在2016年支持特朗普，再之前的一次已是在2004年投小布殊（George W. Bush）。這一年，Louise傾向不投票，但如果看了辯論後改變主意，她覺得也無妨。

但那晚的辯論讓她更加肯定，兩個候選人都讓她噁心。「特朗普說俄亥俄州的海地移民吃貓狗，聽到這裡我受不了，」她向我翻了一個白眼，「真的是受不了。他在騙誰呀？我不知道他的目標聽眾是誰，但那不是我，我不討厭移民，況且Springfield的海地人是合法移民。我們這裡也有一些來自拉美的農場工，跟我們一樣是普通人，我很肯定他們不會偷別人的貓狗來吃。」

對Louise和Gary夫婦來說，那是特朗普毫無誠信的又一例證。「不止這些抹黑人的謊言，1月6日（指2021年發生的國會山騷亂事件）也是個deal breaker（破局因素）。你不能輸了，然後又煽動一群支持者去包圍國會，還襲擊警察和國會議員。」Gary接妻子的話。

「但你2016年也曾投過他一票，你沒有懷疑過，他說的選舉舞弊是真的嗎？」我問。

「完全沒有！我敢肯定，特朗普本人也很清楚自己輸了。他只是不肯放棄權力，」Gary語帶愠怒，「這點，必須承認賀錦麗比他……」他似乎一時間找不到形容詞。

「Professional？」Louise 搭話。「Decent？」我說。

「比他專業、端正。特朗普這個人，一張嘴就是侮辱人的說話，he’s a dick（他是個混蛋）。我不在意誰屬於甚麼黨，只在意候選人的個人能力和品格。我不會再投票給像特朗普這樣的人。」

但那不代表他們沒有被特朗普的宣傳攻勢打動。自8月起，共和黨投放了6千多萬美元，在威斯康辛等戰場州的電視台賣廣告，主打賀錦麗與變性（transgender）議題的關連。其中一支影響力最大的廣告，用了賀錦麗在任加州檢察官時期，以及2020年民主黨初選時期的片段，宣傳賀錦麗「支持由納稅人出資讓囚犯變性」（Kamala supports taxpayer-funded sex changes for prisoners）。根據《紐約時報》的[事實查核](#)，這個廣告遺漏了一些重要的背景，例如賀錦麗曾強調需要確保「依賴州政府照護的人」獲得所需的治療，以及她一再表示「transition therapy（變性的過渡手術）是醫療必需品」。

這支廣告成功打動了Louise和Gary，他們因此也非常討厭賀錦麗。「她用我們的錢去給囚犯變性，實在太不可思議了。他們是犯了事所以才在監牢裡，不能說你殺人放火之後，突然性別認同是女人了，然後政府就拿納稅人的錢給你做變性手術，」Gary說，「這個對我來說是天大的問題，單憑這點我就不會投給她。」



2024年10月3日，美國威斯康辛州里彭（Ripon）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在競選活動中向支持者致意。攝：Evelyn Hockstein/Reuters/達志影像

Louise接著說：「我唯一認同賀錦麗的是，我認為推翻憲法保護的墮胎權是錯誤的。我也是女人，我認為那是在剝削女性的人權。只是這個議題不足以讓我想投她一票。」我在巴拉布的電視上也見到針對賀錦麗和墮胎法的廣告，雖然酒店的電視沒開聲音，但單憑畫面就知道，廣告在批評賀錦麗是殺嬰罪人；畫面上滿是血淋淋的嬰兒照片。

而住在巴拉布南邊近小鎮中心的Jack，也說自己今年誰都不想投。今年57歲的他自稱「Jack of all trades」（萬事通），年輕時甚麼勞動都幹：通渠、修車、鋪磚、理髮、修雪櫃、送貨。現在 he 有自己的修車廠，就開在巴拉布西面的公路旁，我下榻的酒店附近。

在2008、2012兩次把票投給奧巴馬後，Jack在2016年把票投給了特朗普，跟索克郡一起把他送進白宮。「那時候他太能打動我了。我們需要一個局外人。他說要『抽乾沼澤』（drain the swamp；指把美國的精英政治系統連根拔起），我眼前一亮。他是個成功的生意人，不是職業政客，我期望他可以攪動美國政治的那潭死水。」

「我那時候有一種感覺，我們給了奧巴馬兩次機會，但他甚麼都沒有做成，是因為他還是那些人（指華府政治精英）的一份子，太多既得利益。八年來，他就搞出來了一件事，就是同性婚姻。」他頓了一頓，趕忙澄清：「你不要以為我反對同性婚姻，我覺得任何人都有權選擇戀愛對象。但他說他跟別人不同，他能團結美國；但很明顯他沒有成功吧？美國現在是史無前例地分裂了。」

但之後他才發覺，「局外人」特朗普分裂美國的能力，比「精英」奧巴馬有過之無不及。今年他不打算投票，但他沒有像Louise和Gary那樣，對特朗普和賀錦麗都表現出深深的厭惡，不投票比較多是出於一種倦怠感。「我厭倦他們的謊言了。在電視上，面對著全國選民都能公然撒謊，兩個人難分伯仲，都不值得投。」他好奇共和黨為甚麼還不和特朗普割席，「如果是海莉（Nikki Haley）代表共和黨出選，那我會投她一票。她比較腳踏實地，不搞兩極分化。我們需要理性的人。」

「不過今年如果要投票，也許我還是傾向特朗普多一點。老實說，他贏了還好，我更怕他輸掉，然後搞不好又再煽動一次國會山事件。」Jack皺著眉頭，「我們最不需要的就是另一個1月6日。我們要穩定，no more drama。」





2016年10月17日，威斯康星州格林灣的KI會議中心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的競選集會即將開始。攝：Scott Olson/Getty Images

## 美國腹地爭奪戰

2016年10月，根據著名的Marquette Polls、fivethirtyeight等多項民調，希拉里在威州領先特朗普約4至6個百分點不等，媒體稱之為「穩穩領先」（a comfortable lead）；似乎威州的10張選舉人票，肯定就是希拉里的囊中物。那時我在州府麥迪遜讀書，去過一次希拉里造勢大會，但來幫她造勢的是大學城進步派學生的最愛桑德斯（Bernie Sanders），而希拉里本人完全失蹤。那一年的選舉拉票期，她一次都沒有踏足過威斯康辛。

開票當晚，研究院同學組織了一個派對，也即是研究生找個藉口喝酒作樂，兼聚在一起裝模作樣地月旦時事。但選票開出來，所有人臉上都像被狠狠打了一記：特朗普以0.77百分點的差距贏得威州，連帶也拿下密西根州和賓夕凡尼亞州，「銅牆鐵壁」的中西部藍牆，崩成了一片頹垣敗瓦。但在驚奇連連的大選日，威州「叛變」還是最大的新聞頭條。那晚有同學問了個存在主義的問題：我們……是紅州嗎？

同一個問題，一時間所有媒體與研究者都在問：原來威斯康辛變成紅州了嗎？從1988年到2012年，威州在每一次的大選中都投向了民主黨，包括在2000年投給戈爾（Al Gore），又再在2004年投給克里（John Kerry），而二人都敗給了共和黨的小布殊。甚至，1988年大敗於老布殊手下，只取得了111張選舉人票的杜卡基斯（Michael Dukakis），在那年都贏得了威州。是在特朗普被送進白宮的那一年，人們才發現——原來在首府麥迪遜、最大城市密爾沃基以外，在威州鄉間連綿不絕的稻田、玉米田、延伸到地平線的灑水器、還有牲畜排洩物的味道之間，有很多人似乎一直在等著一個像特朗普的人。那些人就住在像索克郡這樣的地方，在穿梭大城市之間的公路底下，那些時間看似從不流逝，沒有新聞可言的地方。



2020年10月30日，美國威斯康辛州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於機場發表講話，支持者和記者等與講台保持社交距離。攝：Drew Angerer/Getty Images

在希拉莉意外落敗後，所有人都爭著講「美國腹地」的故事，那年威斯康辛大學的年度選書，正是現在特朗普副手J.D. 凡斯寫阿帕拉契山區的《絕望者之歌》（Hillbilly Elegy）。而民主黨再也沒敢輕忽中西部。2020年，拜登在黨內初選中的主打論述，就是除了（在賓州Scranton出生的）他，沒有任何一個民主黨人能把中西部贏回來。2024年，兩黨都在中西部舉行黨大會，賀錦麗在接棒拜登並取得民主黨提名後，親身在威州出席過最少10次造勢。而她的副手沃爾茲，以及他「Mind your own damn business」（管好你自己的事）的論述，分明也是為了像巴拉布這樣的「美國腹地」（American Heartland）而設。

兩邊都在孜孜不倦地，編著兩個版本的「鄉村故事」，而生活在巴拉布的Jack很清楚，他就是目標聽眾。「抽乾沼澤」已經是八年前的事，特朗普已經第三次回歸，不可能再大賣「局外人」身分。今年共和黨的主打議題是移民和邊境安全：2024年1 月至5月期間，共和黨和跟他們有關的PAC（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；政治行動委員會）在有關邊境與移民的廣告上的支出超過6千3百萬美元。這些廣告宣傳的是，拜登政府（以及副總統賀錦麗）監控邊境不力，容許大量非法移民湧入美國，而隨著這些罪犯進來的，除了不斷攀升的罪案率，還有芬太尼（fentanyl），美國濫藥危機的元凶。

Jack也關心邊境安全，但他不相信所有移民都是罪犯。「巴拉布附近有很多拉美裔移民在牧場和農場工作，許多鄰居都有聘請他們做季節性勞工。我知道他們不是罪犯。特朗普說移民多的地方罪案就多，因為他們基因有問題；我很喜歡讀歷史書，一聽就聽出他在訴諸排外恐懼。沒有一個民族特別多罪犯，也不可能基因決定了一整個群體的人都是罪犯。」10月初，特朗普在一個保守派電台節目上[聲稱](#)，美國「中門大開的邊境」放了1萬3千個殺人犯進來，而他們現在「快快樂樂地生活在美國」。他說，他們是殺人犯，是因為「it's in their genes（基因決定了）」。

但對於沃爾茲那個進步的鄉村好老師形象，Jack也沒有甚麼好感。「他把鄉村描述得太理想化了，所有人守望相助，鄰里情誼之類的。巴拉布當然也有那些，但我們也有很多問題，例如缺乏經濟機會，又例如醫療設施不足，最近的專科醫院在麥迪遜，而且很多人都沒有醫療保險。」他覺得，賀錦麗和沃爾茲講很多大而空的理念，但沒提出甚麼改善巴拉布生活的實質政策。

「他們兩個，一個以為我們痛恨所有人，一個以為我們甚麼都不要。」Jack這樣總結。



2024年10月11日，威斯康辛南面的巴拉布（Baraboo）是大選風向標郡索克郡（Sauk County）的郡治，常住人口只有1萬3千人。攝：陳婉容/端傳媒

## 一個小鎮，各自表述

2018年的納粹手勢事件讓Marcy Huffaker意識到，她住了二十多年的，人情味濃厚的小鎮巴拉布，也許並沒有她以為的那麼接納她。Marcy一家是從芝加哥市郊搬到巴拉布的猶太裔，她的小女兒Eva當年15歲，也在巴拉布高中上學。Eva在事件後向《衛報》[指出](#)，照片中的男生有些向她當面賠罪了，有些甚至上門拜訪，向他們一家正式道歉。但她也補充，道歉的人只是少數，在巴拉布，絕大部分人還是覺得那些男生是受害者：「很多學生都在說，這件事根本只是個玩笑，都是外面的人誇大了。所有人拜託別再鬧，讓事情過去吧。」

6年後，我在小鎮的咖啡店問Marcy，那張照片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「當時在場的，其實不止那些男生和攝影師。高中畢業生在法院門外拍畢業照是小鎮大事，很多人都在，包括他們的家長，甚至學區委員，還有巴拉布的其他居民。但沒有人阻止他們，似乎大家都覺得很好笑。」Marcy說。

當時在場的，也包括了在小鎮中心開店的Louise。我問她的時候，她擺擺手說：「哎，其實沒多大的一回事，就是boys being boys（男生就是這樣）。這個事情其實是被傳媒弄得那麼大的。我們這種小地方發生的事情，他們總喜歡用來做新聞。而且，那個手勢，你說是甚麼都可以……」

「等一下，」我壓抑住舉手示例的衝動，「這個角度除了是『希特拉萬歲』，還能是甚麼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就算是，可能就類似講了個不好笑的笑話吧？總之就是被blown out of proportion（誇大）了。那些小孩由家長好好教育就好，不需要把他們的照片貼上《紐約時報》，讓那些跟巴拉布沒關係的人指指點點。」十多歲的男生被逼接受調查，她覺得心疼。

我想起一個我在威斯康辛大學的舊生跟我說的話：那些高中男生最後沒一個被懲處，因為巴拉布是個熟人社會。「學區委員都是那些男生的家長、親戚，又或者是他們家長的親戚的朋友，怎麼可能真的嚴懲那些學生？」她從巴拉布高中畢業，照片中的男生她大多認識。

在手勢事件後，Marcy痛定思痛，決定從根本處改變巴拉布。她和一些友好的進步派團體、以及附近Ho-Chunk原住民部落的組織，共同成立了Baraboo Acts Coalition，在巴拉布推廣關於種族和多元的教育和討論，常常舉辦講座和讀書會。在Louise的店門口，就貼著他們的活動海報：10月中，他們要在小鎮的圖書館討論美籍哥倫比亞裔作家Patricia Engel的小說《Infinite Country》；2025年初，他們還有另一個持續5周的讀書會，選書是美國黑人作家Heather McGee的《種族主義的代價》。要帶讀書會的是Rainy Briggs博士——就是今年6月，被白人家長阻止和學生握手的黑人學區督導。

Gary對剛為巴拉布蒙上污名的握手事件也有意見。「媒體都不會問問，那個家長和學區之前結了甚麼樑子嗎？我不知道他們有甚麼過節，但如果我是記者，我不會問都沒問就開始編新聞。」Louise認同：「不能說學區督導是個黑人，你就說那個家長肯定是個法西斯主義者。我在這裡三十多年，從沒見過甚麼法西斯主義者。」

「所以你不認為巴拉布是個種族主義的地方？」我問她。

「肯定有些人對其他人有偏見，但我沒有。而且，如果我們這麼種族主義，為何學區督導是個黑人？」學區督導由當地學校董事會任命，而校董會由巴拉布居民組成。



2024年9月10日，美國威斯康辛州巴拉布（Baraboo）的一名居民騎單車在市內行走。攝：Alex Wroblewski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via Getty Images

Marcy說，許多來Baraboo Acts Coalition活動的巴拉布居民，其實都是特朗普的支持者。她的正職是園藝設計師，也是常常到了客戶的家裡，然後看到他們草坪上插著「Trump-Vance」的牌子。「巴拉布太小了，所有人都認識所有人。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知道，但不會明說，也不會討論。」

Louise不約而同地說了一樣的話。我跟她聊天到中途，她接了一通電話，掛線後向我感嘆：巴拉布有個小鎮共有的問題，就是一個人發生了甚麼事，那麼整個小鎮都會知道他發生了甚麼事。這裡沒有秘密。

她指指手上的電話：「一拿起電話，另一端就是『guess what happened?』，然後就是一輪八卦，例如哪兩夫婦在鬧離婚，哪家的小孩跟哪家的在談戀愛，哪家的妻子在跟哪家的丈夫搞外遇。所以我不和別人聊投票的事情，因為一個人知道，所有人都知道，然後一定會有人覺得不高興，暗地裡就和你結怨了。」

「但也有好處的吧？有誰需要幫忙的話，也是所有人都會知道。」我說。

「哦！當然，」Louise語帶驕傲，「比如說要是哪個鄰居摔斷了腿，所有人都會給他買菜、送吃的，開車接送他去看醫生。巴拉布是最好的社區，沒有比這裡更好的地方了。」

對於Baraboo Acts Coalition的未來，Marcy有很多大計。她希望，不久將來可以在她一個朋友在附近開的薰衣草農莊，辦一個關於種族的聊天會。「所有人的腳都泡在薰衣草花瓣的水裡，然後四處是一望無際的紫色薰衣草，空氣裡飄著花香。在這種地方，聊甚麼都會覺得很幸福吧。」她笑著說。

但現在她有別的難題要處理。她是索克郡民主黨的監票委員（Head Canvasser），和該郡共和黨的監票委員共同負責監督大選後的點票和認證工作。她預料自己在11月5日後，將會忙得不可開交。「因為這次大選的性質，我們都有心理準備要重新計票，而且是不止一次的重新計票。」

這個美國腹地的小鎮，以及在它裡面，被各種目的驅動著的人，將再次被外面的世界翻動。

（按受訪者意願，Louise、Gary和Jack均為化名。文中有關受訪者的細節皆經過模糊處理。）

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，未經[端傳媒編輯部](#)授權，請勿轉載或複製，否則即為侵權。